

《故事新編》的論辯和研究

黎桑牧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 037 8032 8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

李桑牧 著



责任编辑：林爱莲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

李桑牧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2,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10078·3459 定价：0.99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成长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研究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个方面的情况，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将会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本社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除了概括性的文学史、文艺思想斗争史等著作之外，还包括对各个阶段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和各个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

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坚持贯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百家争鸣方针。同一研究题目，如果有见解不同的著作，只要立论明确、言之成理，我们愿意重复出版，以利学术讨论。

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不包括资料部分，有关文学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成品，将由本社分别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次

引言	一场围绕《故事新编》体裁归属问题的论战·····	1
上篇	战斗中的艺术革新·····	23
一	《补天》的创作动机和动向·····	24
二	《奔月》的讽刺主题和形象·····	39
三	新的讽刺体裁的发轫和形成·····	60
中篇	新型讽刺作品的硕果·····	69
一	《理水》——讽刺文学的现代高峰·····	71
	(一)黑暗中国的讽喻图景·····	71
	(二)关于禹的有无的争论·····	81
	(三)官员们和学者们·····	91
	(四)“涇”·“导”·“水利局”·····	102
	(五)“治水”成功以后种种·····	121
	(六)情节逻辑、艺术处理及其他·····	126
二	《出关》创作过程的特殊性及其讽刺意义·····	144
三	《起死》形象塑造的特殊性及其讽刺意义·····	171
四	学习、继承和发扬鲁迅的艺术革新精神·····	198

下篇	历史小说创作的新贡献	204
一	鲁迅论历史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	206
二	《铸剑》——被压迫者复仇的颂歌	216
三	《非攻》——古代哲人的光辉形象	249
四	《采薇》——针对现实的历史批判	267
结语	《故事新编》的体裁性质将在争论中确立	300

引言 一场围绕《故事新编》体裁 归属问题的论战

鲁迅留给我们的三部卓越小说集之一的《故事新编》，长期以来被当作历史小说集来评论，始终未能达到很好地学习和继承这份宝贵遗产的目的。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认为《故事新编》是讽刺作品的新观点，于是在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展开了热烈、活跃的论争。从上海开始，北京、天津及其他地方的报刊也相继发表文章，而争论的焦点则如我当时参加争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示：《故事新编》中的主要作品是针对现实的讽刺作品，还是历史作品？

对于同一部作品集，看法竟有这样的不同，一方认为是反映和抨击作者当时所处的黑暗现实的讽刺作品，另一方则认为是再现历史生活的历史小说，这不能不说是应予辩明的重要文学问题之一。从论战中涌现了更多新的分歧，如是否承认鲁迅的艺术革新，如何认识历史小说的现实主义原则，以及对于《故事新编》各篇作品不同的理解等等，也都明朗化了，就使论战的内容更加丰富复杂起来，这显然是学术争鸣的积极的成果。

我认为，《故事新编》是讽刺作品和历史小说的合集，其中的主要部分则是针对黑暗现实的讽刺作品。我在研究中发现鲁迅的这些讽刺作品是一个新的创造，它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利用古

籍的材料，有时是史实，有时是神话传说，借以筑成“历史”的掩体，而在掩体后面则伏藏着强大的直接抨击现实的战斗火力。在艰难的革命年代里，从这种特殊的掩体后面向黑暗势力喷射的战火，曾经产生了鲜明、强烈的战斗效果，使当时那些猖獗一时的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各种各样的反动思想都受到了出其不意的极其尖锐沉重的迎头痛击。因此，我们应该十分珍视这些新的创造，这是伟大鲁迅领异标新地开拓的艺术创作的别径殊途，是他对于革命文学的又一个崭新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就认为，保卫这些思想艺术的革新成果，研究和阐明它们的思想艺术价值，批驳不利于我们的探讨和认识的错误观点，具有十分重要、迫切的意义。

鲁迅战斗的一生是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紧密结合着的。从“五四”开始，他就挥动文艺的武器，战斗在革命文化新军的最前列，向着黑暗的反动统治及其精神堡垒英勇地进攻。在风狂雨骤的三十年代，共产主义者的鲁迅，高举思想文化革命的战旗，率领革命文化新军，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文化“围剿”，成为人民所钦敬的文化革命的伟人。在剧烈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中，鲁迅的每一篇作品都燃炽着巨大的战斗火焰，并且也在革命烈火中锤炼着，不断发挥更大的威力。由于鲁迅极端重视而又深刻地懂得革命的需要，因而能够经常按照革命的需要来创造或改进战斗的武器，及时地进行艰苦的艺术革新。在二十年代的革命实践中发现、试制，而在三十年代的革命实践中获得辉煌成果的《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中的主要作品，正是为适应当时的迫切需要而创造的一种完全新型的讽刺文学的武器。

早在鲁迅创造这些新型武器的当时，他就听到了对于他的艺术革新劳动的非难。从第一篇作品《补天》以《不周山》为题问世的时候起，评论家们就对于历史小说中所出现的这种奇特的

艺术处理表示不满,直到所有这些作品结集出版,他们也仍然投以冷眼,鄙夷地称之为“无非《不周山》之流”;^①甚至企图用通常关于历史作品评论的“抽象的封条”将关于现实讽刺的“具象的作品”封闭。^②鲁迅逝世以后的四十年代,评论家欧阳凡海继续以历史小说评论的观点批评《故事新编》,他在研究鲁迅的专著《鲁迅的书》中,认为鲁迅对于历史小说创作的理论认识是具有“现实主义的态度”的,但在历史小说的创作实践中却违背了自己的理论认识,“其处理方法,是未必完全正确的”,以至于“没有一篇足以作为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处理历史题材的完整的范型”^③。他认为,作者所说的“油滑”就是“不认真的意思”。他批评说:“在他以后(指《补天》以后——引者)的许多取材于历史的小说中,因目前的愤懑而捏歪古人的地方差不多是每篇都有的,这也是他对古人不及对今人诚敬的缘故”。^④照这位评论家看来,写今人不捏歪,写古人必捏歪,这证明了作者所说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然而,在我们看来,评论家对于鲁迅这句说明创作意图的话似乎并不理解,也如他并不认识这些作品的价值一样,正是他之所以会提出带有很大片面性的批评的原因。试问既然一写历史小说,就要因为丑恶现实所引起的愤懑而捏歪古人,那又何必还要写历史小说呢?捏歪古人,使古人形象失去历史的真实性,这样的历史作品当然也就损坏了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鲁迅也斥之为“油滑”,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这种“油滑”的、“不认真”的作法呢?评论家却又这样辩解:“鲁迅以后的许多历史小说之所以都不能做到严格的现实主义

① 见《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见《〈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

③ 《鲁迅的书》,第229页,文献出版社1942年版。

④ 同上书,第230页。

者所应该做到的地步，根本原因是历史条件还没有具备有现实主义者写历史小说的明确的理论根据及成熟的创作先例。”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历史题材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宋代“说话”中的讲史为后世所本，产生了《三国演义》这样如鲁迅所说“能保持其相当价值”的史实性的历史小说和《水浒》这样“荟萃取舍”民间传说“缀为巨帙”的传说性的历史小说；代表历史小说两种不同类型的《三国演义》和《水浒》，当然完全可以说是“成熟的创作先例”。创作理论是从创作实践中形成的，前人总结历史创作经验的片断的议论对于后人也是有益的理论根据，鲁迅对于古代小说及其理论作过长期的专门的研究，这位评论家也曾说鲁迅具有关于历史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的理论认识；这样，他用来为鲁迅“捏歪古人”辩解的理由就显得毫无意义了。我们不禁要问：即算没有明确的理论根据和成熟的创作先例，难道现实主义大师的鲁迅就连历史创作中不应“捏歪古人”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吗？如果他竟不可避免地要“捏歪古人”，那么，他为什么又把这种作法斥之为“油滑”，表示“不满”，而以后却又使这种作法更加发展起来呢？特别是“捏歪古人”的作品既是“油滑”的、非现实主义的，那又何以解释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呢？对这些问题，评论家欧阳凡海是难以回答的。由此可见，在解放前，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以关于历史小说评论的观点来评论《故事新编》的结论是指责鲁迅“捏歪古人”、违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否定这些作品的美学价值，然而却又说不出很充足的理由，无法回答这部作品集所要求回答的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

解放后，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以关于历史小说评论的观点来评论《故事新编》的情况更加复杂了，而不同于解放前的有关评论的最主要的一点是肯定《故事新编》作为历史小说的杰出的价值。一九五二年，理论家刘雪苇发表了《关于〈故事新编〉》

这篇长文。他预感到认为《故事新编》中的作品是历史小说的观点将要引起争论，首先就为之辩护，他说：“我们不能这样想象，以为鲁迅目的不是为了写历史，仅是假借历史透露一线阳光，以便在很困难公开宣传革命思想的时候，利用这个来对敌作战”。他先下断语说：“他对敌人作斗争，显然并不需要乞灵于神话”。于是，进一步断言：“这里每一篇作品的中心及其周围，都是立足于新的观点，将古来神话传说的内容加以更积极地并全面地发挥了”。^①将神话传说和历史的内容加以更积极并全面的发挥，当然是有价值的历史作品；但如果认为每一篇都是如此，那就应有具体分析，否则就难以使人信服。因为摆在面前的切迫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对待主要作品中鲜明触目的现实讽刺内容，假如对此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分析，那就很难作出每一篇都是历史作品的结论。对这个问题，刘雪苇的认识是这样的：“当然，《故事新编》并不是没有可以讨论的地方，《补天》中‘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理水》里提到‘莎士比亚’，《采薇》里提到‘海派会剥猪猡’；以及《出关》中言及‘老作家’、‘新作家’的几行。但是，由于这只是存在于个别篇章中的个别枝节的地方，故无论存留或删除，都无损于这些作品的存在的光辉，无论存留或删除，也不会影响于这些作品的内容的总的完整”。^②把作品中鲜明触目的现实战斗内容称之为“可以讨论的地方”，是比较婉转的说法；质言之，也就仍然和过去的评论家一样，认为是作品的缺点，但这位理论家却指责过去的评论家如欧阳凡海所提出的“捏歪古人”、违反现实主义的批评“是对于鲁迅的诬妄之辞”。^③他肯定《故事新编》作为历史小说“存在的光

① 《鲁迅散论》，第167、168页，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

② 同上书，第172页。

③ 《鲁迅散论》，第173页。

辉”，认为主要作品中鲜明触目的现实战斗内容只是“存在于个别篇章中的个别枝节的地方”，也就是一些可有可无的，无足轻重的东西，因此，存留可以，删去也无妨。我们不禁要问：现实战斗内容只存在于《补天》、《理水》、《采薇》、《出关》这样的“个别篇章”中吗？《理水》只提到一个“莎士比亚”，只有这样的“个别枝节”触及现实吗？现实战斗内容是讽刺作品的根本，删去了它们就等于扼杀了讽刺作品的生命，还谈得到什么“完整”，什么“光辉”呢？在五十年代中期的讨论中，刘雪苇的观点继续在一些文章中出现，例如说鲜明触目的现实战斗内容是“缺点”，但又只是“细节”、“隐喻”等等。新型讽刺作品的现实战斗内容是把古籍材料和现实生活编织在一起，加以各种不同艺术手法的处理，对于黑暗现实进行明显的讽刺和直接的抨击，并不是什么暗昧难知的“隐喻”。既然说成“隐喻”，说成只是一些“细节”，而且还认为是“缺点”，那就没有什么必要，无论存留或删除都无不可了。一篇参加讨论的文章正是这样说的：“无论如何，这些‘油滑之处’是这部作品确实存在的缺点；……事实也正是如此，不但《补天》中的小丈夫毫无必要，就是《理水》中的‘O.K.’、‘莎士比亚’，《采薇》中的‘海派会剥猪猡’，《出关》中的‘来笃话啥西’等，也都是毫无必要的。”^①不仅举出的是和刘雪苇完全相同的四篇作品，而且也和刘雪苇一样仅用这些作品中一两个现代名词或口语来证明现实战斗内容确实是“个别枝节”或“细节”；目的当然也是一样的，即要使人相信，对于这些“毫无必要”的“确实存在的缺点”，只有删除才是上策。

也是在展开讨论的一九五六年，著名研究家冯雪峰重又论述了《故事新编》。早在一九五二年，他就曾提出过《故事新编》是“寓言式的短篇小说”这样一个新的观点，第一次表示了对于

^① 《〈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风格》，第10页，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认为《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集”这一传统说法的怀疑，这显然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冯雪峰对于《故事新编》中的作品的体裁性质并没有达到明确的认识，不仅这部作品集也确实包含了历史小说，不能一概否定，同时，在讨论中就有人指出他的这个新观点还很“含糊”。因而，当他重又论述时，由于认识不明确，说法也就更拘谨，他这样说：“鲁迅又在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小说——如《补天》里歌颂了中国古代人民的创造精神，《奔月》里描写古代英雄羿，《理水》和《非攻》里歌颂了中国民族的古代代表人物伟大的禹和墨子，《铸剑》里歌颂了弱小者反对强暴者的复仇斗争”。^①这位研究家虽然仍不愿直接称《故事新编》为历史小说集，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小说”，以描写和歌颂“古代英雄”和“古代代表人物”为主旨的小说，不是历史小说又是什么呢？由此可以看出，用这种含糊其辞的论述，不仅不能达到新的认识，反而只会有利于认为《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集的观点。例如一本肯定《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集的研究专著就立刻表示赞同，认为冯雪峰“没有直接称它们为历史小说，我认为倒还比较恰当，不致引起读者的误解”。^②在我们看来，《故事新编》不能没有体裁称谓，含糊其辞是不行的；同时，不承认其中的主要作品是讽刺作品，不认识讽刺作品的现实战斗意义和艺术革新意义，就必然贬低了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也就不可能给它一个新颖的而又是科学的称谓。因而，冯雪峰的这一番论述无助于我们的认识，无助于正确观点的建立。我们不禁要问：《补天》的主要成就是歌颂古代人民的创造精神吗？《奔月》是为了“描写古代英雄羿”，《理水》是为了“歌颂古代代表人物禹”吗？只要对作品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就能看出这样的论述是不符合实际的。

① 《鲁迅的文学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7月号。

② 《〈故事新编〉及其他》，第1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在六十年代初，研究家唐弢就《故事新编》的体裁归属问题发表文章。他批评了论战的双方，他说：“认为《故事新编》不是历史小说，不合规范，否定小说主要是以古人古事为骨干的这一事实，固然是在世俗的所谓历史小说里打坐，目光短到离不开自己的脐眼；相反地，力争《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奉为主臬，贬低小说运用某些现代生活细节的战斗意义，其实也还是在世俗的历史小说里推磨，转来转去仍然没有跳出原来的圈子。事实说明这些都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概念的游戏。”^①那么，怎样认识才算是既不“打坐”也不“推磨”呢？他的基本观点是既不能否定《故事新编》是“以古人古事为骨干”，又不能“贬低小说运用某些现代生活细节的战斗意义”。这个基本论点并不能解决问题，很明显，“以古人古事为骨干”当然就是历史小说，不“贬低小说运用某些现代生活细节的战斗意义”就是承认在历史小说里穿插现代生活细节为合理。唐弢的基本论点既是认为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历史小说才是历史小说的“新创造”，是鲁迅在历史小说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革命首创精神”，那么，他也就还是没有跳出历史小说的圈子。他认为，《故事新编》是鲁迅创造的新的历史小说，他说：“用历史小说这个概念的传统命义来解释它，恰如用五言的形式去衡量曹操的某些五言诗，用律诗的格律去衡量李白的某些律诗一样，人们将会发现很大的困难。”这是“由于与这些神话、传说和个别史实纠结在一起的，还有许多现代生活的典型细节”；唐弢认为，“这是一个革命作家对于传统观念的伟大的嘲弄”。^②所谓历史小说的“传统命义”、“传统观念”，就是指中外历史小说创作实践中所形成的按照历史生活的真实，再现历史记载的事件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我们认为，

① 《故事的新编，新编的故事》，《燕雋集》，第121页，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

② 《燕雋集》，第119—121页。

对于这一传统观念和命义,是不应该违反或“嘲弄”的;如有违反或“嘲弄”,就只能予以批评,而不能反而誉之为“伟大”的创举。唐弢企图“嘲弄”这个创作原则,主张用他所提出的“有许多现代生活典型细节”同“神话传说和个别史实纠结在一起”这个“新”的原则来代替,显然是不合理的。用他提出的这个“新”的创作原则来对待《故事新编》,他就会既反对说《故事新编》是所谓世俗的历史小说,即认为鲁迅“嘲弄”了、抛弃了历久形成并为世所公认的历史小说创作的传统命义、传统观念;又反对说《故事新编》不是历史小说,即认为《故事新编》都是以古人古事为骨干,是所谓“新的历史小说”了。

在唐弢看来,只有说《故事新编》既是历史小说又不是世俗的历史小说,才避免了凝固不变的形而上学,这样也就对论战的双方发出了“形而上学的概念的游戏”的批评。然而,他的议论否定了文学体裁的可变性,不承认不理解鲁迅的这些作品中出现的足以致变的新因素,以及这种因素的扩展所导致的体裁变革的重大意义,实际上就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离不开历史小说的圈子;因而,在这种状态中发出的批评,当然就只能看作是对于批评者自身的批评了。

直到七十年代,认为《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集的观点在一些研究文章中继续传播,并且仿佛已成定论。七十年代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故事新编》单行本的注释本,就在作品集《序言》的题解中规定“《故事新编》是鲁迅的历史小说集”。其实,《故事新编》的体裁归属问题既已引起争论,而注释本的任务又是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为他们提供资料,疏通隔膜,那就并不需要对有争论的问题遽下结论。注释本在《序言》的题解中还说,这些“历史小说”的特点是所谓“熔古铸今”,有着“某些现代生活典型细节”的“穿插”。然而,我们认为,说在历史小说里插入“现

代生活典型细节”是所谓“熔古铸今”，很明显是说不过去的。“古”怎么“熔”？“今”怎么“铸”？古今悬绝，怎能熔为一炉？这种说法字面虽然妥帖，实际上是不解决问题的。在鲁迅的讽刺作品里，古籍的材料构成情节的外壳，用以附着和包罗现实战斗内容，并非熔铸到这个内容里去；在鲁迅的历史小说里，间或有现代生活的插笔，但和整个作品历史内容的区别了了分明，也格格不入，被鲁迅目为“油滑之处”。那么，怎么能说《故事新编》是“熔古铸今”呢？至于认为《故事新编》中的作品是“历史小说”，而其中的现代生活又是“典型细节”，我们应该知道典型细节和整个作品所展示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是分不开的，任何一个细节不能离开作品的全部描写孤立地典型化；既然整个作品被认为表现的是古人事情、古代生活，是“对历史材料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选择，并加以生发和改造”的古人古事，那么，现代生活细节的典型化又实现于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况且，既说是“细节”，又说是“穿插”，那么，照此看来作品中表现现代生活的内容所占的分量应该是很轻很少的了，然而，占小说集主要部分的讽刺作品所展示的是现代生活的讽喻式的漫画式的全景，怎能说仅是一种“穿插”的“细节”呢？注释本对《序言》以及《故事新编》中好几篇作品的题解，都因袭了以肯定《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集的观点曲解《故事新编》的研究文章中的不正确的说法，因而无助并且妨碍了读者对于这些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的独立思考和深入认识。

正因为《故事新编》问世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探讨，如果我们是从新的途径进行探讨，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一定能够呈现新的面貌，对作品集的各个方面、各种问题都能获得新的认识。例如，对于《故事新编》这一名目，就不能停滞于狭隘的理解，而必须懂得它的双重意义，即既是指按照新的思想观点、新的表现方法描写历史事情、历史生活的历史小说，也

是指采取新的对敌斗争的策略、新的讽刺艺术的手法，对古籍中的材料加以漫画式的、讽喻式的处理，使之为现实斗争服务，形成新的讽刺作品。这两者都是故事的新编，显示出两种不同的编法，两种不同的新意。足见从新的途径进行探讨，首先对于书名的认识就能避免简单化、片面化；而从新的途径考察作者在《序言》中所阐述的创作思想，又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明确，当然也就能加强从新的途径进行研究的信心。

《序言》开始这样说：“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这说得很明白，鲁迅在那时，在“五四”时代，即开始从事小说创作、从事新文学建设的最初阶段，除了想从现代取材来做短篇小说之外，也想从古代取材来做短篇历史小说，这就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这句话的意思。从现代取材做短篇小说的计划，产生了《呐喊》和《彷徨》；从古代取材做短篇历史小说的计划则以《补天》为开端，所以说是“动手试作的第一篇”，并且“首先，是很认真的”，即确实是打算以新的思想观点、新的表现方法，再现神话、传说和史实的。然而，我们很清楚，在创作的中途，因为现实斗争中某些情况的吸引而“无论如何止不住”，离开了认真反映历史的创作轨道，以特殊手法引进了与现实生活有关的内容，而这种尝试及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又给了鲁迅以新的启发，促使他进行新的讽刺体裁的探索和创造。我们认为，这样来解释《序言》中的这段话是符合实际的。《序言》所说的“认真”，是指按照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处理历史题材的“认真”，而不是有些同志所理解的在历史小说里放进“现代生活典型细节”去的“认真”。很明显，“认真”和“油滑”对举；正是以历